

叢譯著名學文界世

George Sand:

The Search For Love

by

Marie Howe

求尋底愛

〔本譯全〕

著 歲 霍 麗 瑪

譯 默 君 嚴

社 版 出 風 正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
初版發行

基本定價拾捌元

(外埠另加郵運等費)

譯者著名學文界世風正

George Sand:
The Search For Love
求尋底愛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Marie Howe
譯者 嚴君默
發行人 陳汝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一六八號
重慶沙坪壩

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分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聯營書店



GEORGE SAND

愛底尋求

目次

第一章	奧洛亞·····	一
第二章	杜邦小姐·····	五七
第三章	杜特望夫人·····	八一
第四章	喬治和亞弗萊·····	一五〇
第五章	喬治和密歇爾·····	二六六
第六章	桑夫人·····	三二二
第七章	桑和蕭邦·····	三三四
第八章	人類底愛·····	三七七

第九章	舞台·····	三九九
第十章	桑——繆賽之爭·····	四〇七
第十一章	母親喬治·····	四一五
第十二章	祖母喬治·····	四三五

第一章 奧洛亞

她是在提琴聲裏生下來的。她的母親是莎菲·杜邦，那有着黝黑的眸子，迷人的微笑，和快樂的縱笑的莎菲。

那天晚上，鄰人們正聚集在簡陋的杜邦家裏，慶祝莎菲妹妹的訂婚禮。這是個歡樂的訂婚禮。每個人都乾杯爲未來的新娘道賀，又爲未來的母親道賀。莎菲，這可驚的腳色，就是領導着作樂的。她甚至還跳了舞來呢。粗莽的，煥發的莎菲！她穿着那件玫瑰色的長袍是多麼美麗啊！

一次新的四組舞正排好以後，莎菲偷偷地溜進了自己的臥房，那麼悄悄地，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了她的離去。跳舞繼續着，提琴嗚咽着響起來了。當四組舞正隨着各種不同節拍的變化進行時，一個新的生命降生到了這充滿着音樂的人間。她的啼哭被提琴的聲音淹沒了。

拉提琴的是她的爸爸，莫里斯·杜邦。當他們告訴他說一個女兒已生下了時，他奔進來看這個奇蹟。他們指給他看一個小東西：纖細，棕褐，莊重。真是叫人難於相信，

這會是他美麗的莎菲生的呢。「她頭的樣子有點像杜邦族的！」他們喊說。「她是像父系的。」於是，他就把她起名奧洛亞，因了紀念他自己的母親，杜邦夫人，從前就是瑪麗——奧洛亞·特·薩克斯，也爲了紀念很久以前他家族裏的第一個奧洛亞，他的高祖母，奧洛亞·柯尼茲瑪伯爵夫人。

他一決定了爲孩子起名奧洛亞，她似乎就正合自己家裏的傳統。莫里斯自己就是跟着他的祖父，法國的大軍事英雄莫里斯·特·薩克斯伯爵起名的。莫里斯·特·薩克斯是波蘭國王腓特烈——奧古斯多二世和奧洛亞·柯尼茲瑪伯爵夫人的私生子。一想起自己的祖先，莫里斯·杜邦真有點遺憾，這孩子爲什麼不是個男的。假使是個男樣子，遺傳着珂尼茲瑪家的性情，薩克斯家的想像，或者至少是那份屬於杜邦家的藝術的天賦，那將是多麼好的一件事啊。但當這位驕傲的父親一停下來想一想到莎菲的父母時，他可就又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改變了。

莎菲是真正的平民。她是生來屬於巴黎街道的人。他爸爸是在賽納河邊那些碼頭上提了小籠子賣鳥的。真的，莎菲是和那批相信貴族都該送上斷頭台的人的地位很近的。

所以，在莎菲孩子的身上，混和着貴族的和平民的血液。這兩種血流，在法國的國家裏會合，曾引起了一場革命。這容易着火的混和，到了一個人身上，結果也許會

生出狂熱，憂鬱，或者甚至天才的苦痛，但是，這在一個女人身上，却是不必怕什麼爆炸，不碎，或者天才的。一個女孩子的命運，受人照護，關在家裏，然後嫁了人，是很平凡，但也總是很安全的。

那末，這孩子是個女的，原也好。

這第三個奧洛亞，一點也不知道過去的尊榮和今日的貧賤，有了個柳條編的籃子做她的搖籃。她躺在那裏，睨望着樓板，或者睡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過去了。搖籃過去了，代替的是一張小小的床；搖籃裏的夢幻過去了，漸漸地有了知覺。她常好幾個鐘點地躺在那裏，望着窗帘上的什麼褶痕，或者壁紙上一些好看的花，而沉入失神的默想裏。一天，那支蠟燭，一向總是一個光的，忽然似乎有兩個光了，一邊一個。她望着，她着魔了，她竭力試着想使那雙生的燭光再現。有時候她果然成功了。她愛幻象，但不知道她爲什麼愛它，或者她愛的究竟是什麼。幻象是她一生的第一個熱忱。

很久很久，人們只是朦朧的影子，她四週的一切只是一團模糊。當一點點大起來時，她漸漸明白了，一些外界的東西會侵襲她，侵襲到她平靜安寧地生活着的地方。

她母親的聲音歌唱着近來了；聲音是音樂的；他唱着一個雪白的母鷄生了個銀蛋給莎菲的小寶寶。這銀的蛋，在奧洛亞看來，是一個盡善盡美的禮物，代表着美，神祕和

精緻。這個諾言，每天晚上重複着的，使她一直相信着它的真會實現。這禮物是不應該在今天就要的，這該留到明天，永遠是明天。

一天，當她更大了一點時，身邊清亮的聲音又穿過空寞響起來了。它們告訴她一些飄渺的叫人快樂的東西，藍的天，白的雲，花，鳥和樹叢。於是在外界的混濁裏，一個聲音響了：「樓上的那個討厭傢伙又在練笛子了。我要去告訴房東。讓我們來敲敲牆叫他別吹了。」這以後，那清亮的聲音就不再告訴她什麼了；一些美的東西被破壞了。

住在樓下的那個小女孩，第一個上來和她玩，穿着雪一樣白的衣裳，肩膀上披一幅霧樣輕柔的紗巾。奧洛亞望着她，感覺到一陣快樂的震顫。這是一些遠離醜惡，遠離人世的東西呢。一個聲音插進來了：「他們做什麼不把這孩子穿得好看點？裙邊這樣拖着！我看這套衣服是從來沒有洗過的；弄得這樣髒，而且披巾上也是黃漬！」快樂的震顫變成了一陣痛苦的瑟抖。那麼，那紗巾並不真是美麗的嗎？髒的黃漬，——這話多難聽啊！

她所有的快樂都是這樣的；大人們說着說着，而在他們的說話裏，生命中可愛的東西全消逝了。每當她正覺得特別快樂的時候，總一定會有人喊，「這孩子怎樣啦？是病了嗎？」——「不，不，」莎菲連忙回答，「她常喜歡那樣呆坐着想什麼的，她常常那

樣的。」

露茜姨母不得不覺得，她自己的孩子克洛蒂真是比奧洛亞活潑得多了。不問是因為奧洛亞聽話，她幾乎是太聽話了。莎菲曾告訴她說，當小孩子不聽話時，天上的天使們，甚至聖母，都會傷心落淚的。奧洛亞永不會忍心叫這些天上的神仙們心裏難過。假使她底良心擾亂她了時，她就惴惴地望着天上，那裏，在雲間，她清楚地看見了一排排親愛的小天使們，臉上憂愁不快。在她們背後，穿了飄飄的白衣，戴着天藍的袖子的是聖母。那藍袖子在白的長袍上輕輕地動着是做什麼呢？是聖母在絞着手嗎？是她在捶着胸嗎？「喔！親愛的聖母，別這樣！我會改好的！」真的，這樣一幅景象在前面，誰還能頑皮呢？

克洛蒂原也聽見了關於天使和聖母故事的同樣告誡的，但是克洛蒂對此並不發生印象，想像也並未曾被激動。這更使露茜姨母有力地證實了克洛蒂的淺越。

這兩個表姊妹還有着別的不同。一天，一羣孩子攏着手圍了一個圈子做遊戲，以一個歌開頭。歌詞是配在低音調中的重句——

「從此，從此我們再不去林間，

那裏的桂樹都被斬倒了。」

突然地，一種出神的表情浮上了奧洛亞的臉龐。她退出圈子，在歌詞和音樂的魔咒裏獨自坐着。在這兩句句子中，似乎有着一些什麼東西深深地擾動了她了。她原從不曾見過有許多樹木的林叢，更不必說森林了。但是，當她注視着前面的地方時，磚石的院子，人行道，和街路全都消失了，在它們的位置上却是一個神祕的大森林，滿是桂樹蔥鬱的綠葉。砍樹的人帶着殘忍的斧頭來了。他們砍倒了桂樹。啊！美麗的桂花，砍倒了，碎了，死了！

「從此，從此我們再不去林間。」

奧洛亞還不能夠說得出美麗毀壞了。幼象消失了時，她的感覺究竟是什麼。但是這創痛是如此之深，終其一生，她聽見孩子們唱這兩句歌時，總要覺得一陣重新襲來的哀傷。露茜姨母看着這侏儒似的個子，低垂着頭，像是在一些孩子氣底悲哀的重壓下似的，「怎麼啦，奧洛亞？是弄傷了自己嗎？」沒有回答。常有時候，這孩子似乎是雙的。對圈子瞥一眼時，露茜姨母看見克洛蒂正圍着桂樹快樂地舞着，可愛地唱着。不，顯然地，奧洛亞是不及克洛蒂活潑得多了。

莫里斯·杜邦從戰地回來作短期休假。他寫信給母親：「奧洛亞不大多說話，但她並不因此就想得少了。我真喜歡我這個孩子呢。」莫里斯既然也滿意，莎菲自然看不出有什麼可抱怨的了。沒有人責罵奧洛亞的太愛耽於夢想。她常會一連好幾個點在那裏，呆呆地不知望着點什麼，嘴半張着。「在看見仙人了呢！」莎菲會喊說。不過，真的，如果她的孩子愛幻想，這也是莎菲自己的不好，因為只要奧洛亞一要求講神仙故事，莎菲立刻會高興地講給她聽，而九歲的姊姊加洛琳又竭盡所知地來補充母親的故事。因為莎菲覺得一些宗教的教育也是必需的，她就把自己所知道的那點聖經故事簡單地講給她聽。好像這還不够似的，奧洛亞找到了一本通俗的節本神話，在她能够自己講之前，就要求把裏面的圖畫解釋給她聽。這樣地，在她小小的腦子裏就充滿了天使、愛神、術士、聖徒、聖母、和老妖婦，在一種古怪的詩意的混雜裏。

莎菲不能成天講故事，因為她還得整床鋪，掃地，擦洗，做飯。奧洛亞就像頭忠心的小狗似地跟在她腳後跟。「我恐怕非綁你起來不可了，」莎菲玩笑地嚇她。「我把你放在那兒好呢？椅子是太高了。我要是能買個坐墊或者腳凳什麼的給孩子坐着就好了。好，這裏有個腳爐，來，別怕，那不燙的。」

腳爐放在屋子中央，奧洛亞就坐在那上面。然後，又用兩個椅子把她圍起來，有草

墊的底面向着她。這三歲的孩子是長得那麼小，爲了要把手臂靠着椅座，她一定先得人站到腳爐上。這以後，她試着把草墊扯下來。手這樣一忙着，她裏面一些長久渴望着出來的東西找到了宣洩了。她開始高聲地說了出來。

像是一個故事正在講，奧洛亞靜聽着。在最初，當然，奧洛亞知道這不過是她自己的聲音在說話，但不久她忘記了這點，而完全成爲一個聽者了。莎菲，在旁邊的廚房裏，也不得不聽着她。奧洛亞故事的背景是一片巨大神祕的森林，男主人公是個在森林中迷了路的王子。王子不得不遇到了一切活在奧洛亞想像裏面的幻象人物：善良的仙女，美麗的公主，和善的巨人，三德神，天使加勃里，九繆司，和聰慧的聖女們。在奧洛亞的森林裏，每個人都是好的。和善的，每個人都快樂。王子從沒碰到魔鬼或者有過一次災難。莎菲覺得這是她所聽見過的最最乏味的故事了。

晚餐放在桌上了，莎菲把這位小傳奇家提起來，放在高椅子上。奧洛亞怔住了；她望望蠟燭，望望食物，驚異自己是怎麼被帶了回來的。一忽兒以前她還是遙遠地在那個森林裏的。這食桌難道可能是真的嗎？「吃麵包和湯，喝你的酒和水。」奧洛亞順從地吃了，喝了，不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孩子又被放到腳爐上，把椅背靠在旁邊讓她剝。她的手一忙着，記憶就

又重接起了昨天故事斷着的地方了。奧洛亞每天新加上一章。莎菲對此並不發生印象，但覺得很有趣。「她講的是個長篇故事呢，每天每天連下去的。」

露茜姨母，在走出走進時也聽見了幾章。王子在林子裏已經東蕩西走了好幾天以後，露茜姨母可真有點不耐煩了。「好啦，好啦，奧洛亞。」她插進來說，「不是到該把王子引出來的時候了麼？」奧洛亞若無所見地望着她。「我說的她一個字也沒聽見！」露茜姨母叫起來說，「卻是那麼傻頭呆腦地望着我。」

「喔，你讓她去吧，」莎菲在廚房裏喊出來說，「我惟一能够清靜靜做點事的，就只有她在這四張椅子中間編故事的那點時候呢。」

露茜姨母覺得有點惘然了，「你覺得她是很——很好着——活潑着嗎？」她問。

「我不要她活潑，」莎菲滿足地說。「她是個好孩子，孝順；這就夠了。」

「我可不要這麼想，」露茜姨母堅持着，「這孩子的父親，——和他的母親，——以及她的父親，——他們都和我們很不同嗎？」

對這些話莎菲可抑不住了，她的情緒迸發了，她傾倒出了她全部委屈的故事。她要露茜明白，她是和杜邦家的那些人一樣好的！可是他們多看輕她！杜邦夫人曾想不承認她兒子的婚姻。杜邦夫人很有錢，但她却讓自己兒子在貧苦裏過活。杜邦夫人永不肯饒

恕了加洛琳，莎菲的私生子，但杜邦夫人却收養着赫普列脫，莫里斯的私生子。請問不同是在那裏？難道她，莎菲，就比男人壞嗎？可就沒有人責備男人！

奧洛亞不可能再繼續她的故事了。她覺得她自己，王子，公主，和好心的仙女們都被她母親的暴怒沖掉了。雖然不明白她們說的是什麼，但她覺得一定有什麼人對母親不好了，而她，莎菲的孩子，是完全站在莎菲這邊的。

三

在她腦子的什麼地方，奧洛亞知道洋娃娃不過是假東西，但她把那些似乎是真的和那些顯然只是玩偶的，清楚分了開來。對那些似乎是真的，她是把它看作孩子一樣的。假使它一下掉到地上碎了，或者漏出木屑來了，或者掉了一個臂膀了，那她就完全漠不關心地把它摔在一邊了，——布和木屑應該是這樣對待的。但當它是很完好的時候，她撫抱它，餵它，把它放在床上，要她的朋友們也尊重它。對那能給與她以真實幻象的木偶，她是溫柔備至的。但假使這東西不能幫助她創造起幻象，或者假使她先以為它是真的而結果竟只是騙了她時，那她立刻就把它丟開。這樣做時，她覺得自己是在反抗謊騙。

「天啊！」露茜姨母叫起來，「這孩子起先是這麼溫存，後來又那麼狠心。我希望她大起來時，待人可不要像現在待洋娃娃那樣才好呢。」

莎菲早決定了一次長途的旅行，到遙遠的瑪德里去，在那裏，莫里斯·杜邦正在爲拿破崙打仗。帶了四歲的女孩做伴侶，又懷着一個尋覓的目的在心頭，她離開了簡陋的巴黎的家，動身向西班牙去了。他們坐在一部很慢的馬車裏，傍着法國軍隊的行列走。這是危險而且艱苦的，但粗獷而不顧一切的莎菲堅決要去和她打仗的丈夫在一道。

顛簸的馬車裏冗長的日子。骯髒，喧鬧的旅館裏不眠的夜晚。壞的食物，饑餓，到處是法國兵，疲倦了的馬，疲倦了的莎菲，疲倦了的奧洛亞！

爲什麼那同路的太太老是說，「莎菲，像你這樣的情形，不該作這次旅行的。」爲什麼莎菲回答，「我丈夫不讓我去，所以我一定要去。」——「你是個嫉妒的女人。」——「是的，我是嫉妒。」——而莎菲的臉就被憤怒和痛苦弄得難看可怕了。什麼叫做嫉妒呢？奧洛亞覺得奇怪了。她將來一定永遠不會嫉妒。這一定是一種很可怕的情感，因爲這使她母親可愛的臉龐變得難看了。

在瑪德里，奧洛亞住進在一所華麗的大廈裏了。拿破崙的將軍，繆拉親王，住在第一層。莫里斯·杜邦，將軍的副官，被給了第三層做他和他眷屬的住處。因爲繆拉是不

贊成部下帶着家眷的，所以莎菲和奧洛亞的到來必須設法得到他的允諾。莎菲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她却很知道怎樣討人歡喜的方法，而就設法來贏取繆拉的同意了。她在針綫上是很聰明的，就為奧洛亞縫了一身小小的軍裝，和莫里斯穿着的一模一樣的。褲子是紫藍的，鑲着金邊，上衣是白色和金色，坎肩是白的，滾着黑毛的邊。一頂帽子，一把小小的指揮刀，加上金的靴刺，服裝都齊全了。孩子被教好了像她父親那麼做：把坎肩拋過肩頭，掠在背後，抽出指揮刀，敬禮。

這樣地穿好了，教好了，奧洛亞就被引去見繆拉將軍，並稱呼他為「殿下」。他相信了或者是假裝相信了她是個男孩子，把她就待作似自己的一個部下似的。在宴客時，他就叫人去找了她來，「這個，」他對他的客人說，「是我的新副官，」然後他把頭向後一仰，非常快樂地大笑了起來，使客人大吃一驚。

這種軍營的職份，一次一次多了，就變得厭煩了。奧洛亞在能脫下笨重的軍服而換上輕的西班牙裝時，覺得更舒適些，雖然不怎麼神氣。這西班牙裝是她母親為她用黑色的綢子做的，有流蘇垂到腳踝邊，還加上頭帕。她曾看見過土人們跳波萊洛舞，她馬上就學會了他們的步法，而且跳得像一個西班牙人一樣好了。

每天，莎菲和莫里斯到外面去逛熱鬧了，把奧洛亞留給一個西班牙保姆看管，保姆